



□贺来西

摄影 周志强

小时候，就听过不少关于神头泉的传说。“从宁武马营海倒进荞麦皮，过一阵子，在神头泉就飘了上来”，“有一个人掉在南磨石村南泉子里，帽子从神头泉冒了出来”。传说种种，虽有点玄，但我还是对神头泉有着不尽的向往。前几日，随友人畅游神头，留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神头的水。

神头泉，确为塞上奇观胜景。清雍正《朔州志》载：“神头山在州东三十五里洪涛山前，上有神婆遗址，下有七泉，即瀑水也，与马邑县连界”。神头泉北依洪涛山，紧邻神头山南侧，是华北地区最大的岩溶泉群，泉域占地约五平方公里，大小泉眼一百余处，尤以神头山下的泉群为盛。泉群中有几处大泉，大泉的水不是流出来，渗出来，而是喷出来。其身处神海湖中，泉水竟喷扬数尺，远观如瑶池散玉，又似玉花盛开。走近大泉，凉意爽爽，泉大如轮，水花四溅，气势颇为壮观，一点不亚于济南的趵突泉。泉水清冽甘甜，游人争相手掬饮之，扬水嬉戏。

数泉喷涌，泉水汇集，成数亩湖泊，荡漾在神头山下。湖面平展，碧波万顷，水光淼

淼，鸟影点点。湖岸柳枝依依，翠环绿绕，倒映水中，如神女沐浴。坐船上，湖水碧绿，如绸似缎，水清见底，柔藻袅袅，游鱼历历可见，恍如海宫世界。水面上拱桥卧波，亭台林立，远山倒映，湖光山色，妙趣横生。行湖上，如入画中。登山俯瞰，神海湖和四周群泉湖泊相映，如天散碧玉，一派江南绵绵水韵，难怪有“塞上西湖”之美称。

倘若冬日来到神海湖，便是另一番胜景。湖面水汽氤氲升腾，白雾蒙蒙，桥披轻纱，庙亭时隐时现，雾气弥漫，沿河绵延数里，树上雾凇闪闪，形成了塞上冰天雪地中，独有的“桑干暖冬”胜景。气蒸水围寺，水映神女峰，因此成为古马邑八景之一。再加上成千上万只飞鸟鸿雁云集于此，雁群鸟影，取暖越冬，蔚为壮观。

紧依神海湖的北侧，是神女峰。山上绿涛缠绕，庙亭点映，神头三大王赤白黑三条巨龙浮雕，腾云驾雾，几欲升空。山顶庙宇高耸，拓跋公主神像前，三大王诞生地，至今遗迹犹存。“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神头山因仙出名，神头水因龙而

灵。每年端午节，神头庙会时，四乡善男信女云集于此，烧香许愿，以求风调雨顺，平安喜乐。站山上，向南俯瞰，神头泉群成数处湖泊，碧连珠映，散落在神头这片神奇美丽的土地上。碧水平展，波光映天，门神尉迟恭擒海马的豪情，依然伸手可触。山水入怀，古韵悠悠，塞上风光，神头独秀。

神头泉域的水，向东经新磨村、马邑，汇入桑干河。我们顺河东行，中午到达新磨村。午饭是在新磨水上乐园吃的，坐在临河的敞厅里，秋风微微，流水哗哗，在爽爽的凉意里，吃着可口的农家饭。黄黄的烧土豆，喷香的煮玉米，神头水里的鲜鱼，白菜、豆角、茄子，青一色的农家菜，还有朔州人离不开的油炸糕，野风美味，畅饮临水，有不尽的农家妙趣。

饭后，体验了一番水上漂流。坐皮艇，在六里长的河流上，顺水而行。河水碧绿如练，波起浪涌，蜻蜓点水，蝴蝶翩翩。两岸绿草茵茵，树冠遮天，还不时有细流汇入，水下暗泉翻涌。日光筛落，静卧水面，信艇由水，一任水涌浪推，在凉爽凉意中，闭眼静享秋日午后的好时光。神头的水，有说不尽的好。

我家门前再唱大戏

□王 泽

“拉大锯，扯大锯，姥姥门前唱大戏。接姑娘，请女婿，小外甥也要去……”这首《拉大锯，扯大锯》是我们应县老家流传上百年的老童谣，写出了过去农村唱戏时的热闹场景和烟火乡愁，也更是我们几代人最温暖的童年记忆。

前几天，五哥给我打电话：“咱们村的乐楼修好了，这个星期六村里开始要唱好几天戏了，有咱们应县鸿海晋剧团的晋剧、耍孩，有省晋剧院青年团的晋剧，还有山西华夏之根艺术团的歌舞，你们有空都回来看看吧。”挂了电话，一下子勾起了我的回忆，想了好多好多，与媳妇、孩子们讲了好多村里的旧事、变化和小时趣事的趣事、糗事……

小时候，我们村也经常乐楼唱戏。乐楼在村的中心位置，村里人叫庙院，坐南朝北，那时对面就是大队。大队后面的那条街是后东头，供销社就在这条街上，我家老宅就在后东头的东面，离乐楼不远，就是唱戏开始“打通”（开场前为聚集人先打一阵乐器）再出门也不耽误看戏。那时村里的条件也不好，都是土路，庙院也是土的，下雨下雪特别泥泞，很不好走。吃的也大多是黍子糕、煮山蛋，能吃上白面馒头的很少，大多数平时连捞块豆腐也不舍得……

尽管那会条件不好，但一说村里唱戏，那是非常隆重非常喜庆的大事。家家户户不仅要通知在外工作或生活的孩子们，还要请亲戚好友们看戏。我们家也一样，每到唱戏前，我妈就会让我用我爹那辆当时我觉得特别好的自行车带上她去韩家坊、花寨，告诉二舅二姪和舅姥爷以及表舅们，给我在大同四老沟矿居住的姑姑捎个话，请他们都来我们村看戏。

唱戏那几天就更热闹了，全村像过节一样。为招待村里给安排“吃配饭”的演员和请

来看戏的亲戚朋友们，家家户户都要把房子收拾干净，在那个物资还不丰富的年代，还得压点粉条，捞块豆腐，再去村里供销社割点肉，家里困难的就是赊账也要赊点肉，或熬肉烩菜，或刺馅包饺子，或蒸包子、油炸糕，可以说是家家改善生活，都吃好的，走到哪都能闻到熬肉和油炸糕弥漫出的浓郁香味……

乐楼挂起了红绒幕布，整个庙院也充满了欢喜的气息。好看戏的，就安顿孩子早早拿上大板凳、小板凳或是找几块砖头在戏台跟前占个好位置。卖瓜子大豆的、卖麻糖的、卖针头线脑的、卖小孩“耍活”的小贩们也都早就抢占有利地势。戏开了，台上演员水袖翻飞、唱念坐打，一出出传统戏曲娓娓道来。老人们穿大襟棉袄的、穿皮袄的，端坐在台下看得入神，不时跟着调子还轻轻哼起了戏文。年轻人或踩在板凳上、或站在台阶高处，三三两两，边看边说笑，整个庙院到处都是人……那时我还小，听不懂戏，也不坐那看，穿个补丁棉袄，手里攥上我妈给的2毛钱，高兴得和小伙伴们到处乱跑，一会钻到乐楼后面看演员化妆，一会跑到供销社花1分钱买个糖蛋，一会儿再回庙院花5分钱买一小杯瓜子……现在回想起来，都十分的怀念。

后来，村里唱戏少了。2010年，村里始建于清代的乐楼被确定为县级重点保护文物。再后来，历经数百年风雨侵蚀的乐楼摇摇欲坠，濒临倒塌……

今年，在县里、乡里的大力支持和全村人的共同努力下，村里对乐楼进行了修缮，恢复了当年的原貌，让这座数百年的老乐楼再焕新颜。

我们回去的那天，退休在老家居住的四哥四嫂早就给炖上了排骨，准备了丰盛的菜肴，中午炸了油糕油饼，哥俩还喝了点小酒。

看戏的路上，村里街道两侧到处停着轿车、越野车等各式各样的小汽车。那天唱的是传统曲目《金水桥》，演员们身着崭新的行头，唱的是字正腔圆。老人们个个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端端正正坐在台下，看得那叫个人神。孩子们则不时相跟上嬉笑追逐……本村的、亲戚们，邻村北贾宅的、花寨的，还有城里赶来看戏的、做买卖的，男女老少，整个台下还是坐满了人……在广场上，见到了我的小学班主任、也是我的启蒙老师郑玉兰老师，精神矍铄，还是那么可亲可敬平易近人；见到了原来住在一条街上，已经86岁高龄身体倍棒的八虎叔；见到了早已部队转业，却从未谋过面的郝表舅爷；见到了离开村子数十年，在外工作已退休的秦亮；见到了村里的带头人，正在现场忙前跑后的次高书记；见到了好多哥哥弟弟和远嫁的姐妹们；见到了儿时一起长大的来文、陆军、向青、老九、应生、秉文、进全、三桃……大家互致问候，相互攀谈，虽已满头花白，但乡音亲情未改……

近年来，乘着新时代的东风，村里新的“两委”班子带领全体村民大力推进乡村振兴，新农村建设取得了可喜成绩，村民的房子宽敞亮堂了，有的家里还装上了过去城里人才有的坐便和淋浴，家家门前通了水泥路，晚上也和城里一样有了路灯，村里建起了肉食品加工厂和文化活动广场，修建了村东村北两条进村的柏油路，村里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村民的小日子也越来越红火……

“拉大锯，扯大锯，我家门前再唱大戏……”这首传唱百年的老童谣在我们村已再谱新曲。

暮色降临，戏台前灯火辉煌，婉转的晋剧唱腔响彻全村上空，新时代曹娘村的大戏仍在继续……

一个人的杀虎口

□郭 虎

除夕比绵羊的步伐更从容
铺天盖地的礼炮落在沧头河上也只像
一只只中弹的白鸟从高空坠落
喜鹊没有感觉到节日带给它的好处
这飞抵哲学高度的智者
该干什么还干什么
只有稚子和新娘的目光
把天空擦得铿锵嘹亮
生活在平静中一寸一寸延伸它的藤蔓
龇牙咧嘴的石狮和拴马桩冷冷蹲
在长城脚下
守诺 为千年前埋葬在古堡的陶
片和矢簇
望风 它们甚至看都不看人类一眼
太阳在山顶上和小老杨攀谈 婆
婆妈妈
我孤零零站在沧头河单薄的冰上
想像水的原初和我的前世
泪眼汪汪

抬头有轮皎月

□王 晶

是那一轮小小的圆环
点亮了中秋
每当举头仰望
思念的潮汐便卷入故乡

我的心被月光滋润
需要寻找走时洒落的脚印

似醒，母亲纳的鞋底
用麻一针一线拴牢我的挂记
路越走越稳，任春夏秋冬

当梦跨过千山越过万水
故乡便不再遥远

右玉之秋

□赵 伟

所有的日子都在祭奠
那是在花瓣落入泥土之后
在篝火侵蚀掉残阳和松球之后
我坦然地站在车站以北
那是离你最近的距离
念想正以明亮的样子格式掉部分
记忆
此时的我 愈来愈轻
渐渐趋于透明

秋天是离开的第三个季节
寒冷和酷热早已割裂
我匍匐于右玉的泥土之上
像一株被风雨侵蚀的土豆
一半在地下苟且 一半探出泥土
等待锄头迎面而来
连同陪你走过的日子一并收割

我知道
我们的故事不足以喂饱生命
那是我的命运
在家乡 又远离家乡

【黄钟宫·醉花阴】观红色收藏馆

□高文庆

一曲心泓沁史传，万般情思路远。仰先贤，泪襟前，问路何艰，红旗扬天地转。